

李
開
先
全
集

中

卜
鍵
·
箋
校

文
化
藝
術
出
版
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李開先全集

中

卜鍵·笈校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李中麓閒居集之九

墓表

處士張公配劉氏墓表

古有爲人表墓者矣，必素知其人者也。不然，或得於親友之傳授，跡其實而爲之言。然亦慎重不敢輕以應酬，他作例之。蔡中郎以文豪於世，高官貴人求者正宜不少，顧獨以郭有道碑爲無愧。蘇長公生平少勒金石之文，今其集可考也。作之難，以其稱之難耳。苟稱而可以作，必拘人之識未，與夫官之崇卑有無哉。滑縣尹以其祖父母墓表，走使致辭，束帛爲禮，東來徵文於中麓山人；素知山人慎重，不輕以文予人者，予則人信之。其辭有曰：「佳胤不幸，祖父生而不得見其成立，祖母歿而不得與之永訣。葬在甲寅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又拘於官守，不得撫棺哭送，以盡子孫之情與職，惟得一言以表之，庶可緩罪狀而泄哀衷。」山人與光州劉嵩陽爲友，劉嘗知重慶府，拔佳胤於童冠中，今尹滑有異政，雖年方熙妙，而事皆老成，如捕京盜、安流民，則其尤著者也。因友以知其門客，因孫以知其祖父母，事有據而

言可信。又表者，表也，所以表其表表者也。他不及詳，止書其可傳數事以貽之，以埃葬後揭之墓上。按狀，張氏蜀之銅梁人也，以避元亂，自麻城徙居。高祖曰天祥，生英；英生迥，配汪氏，乃唐越國公華之後，同邑進士源之女也。生三子：長仲咸早卒；季則處士諱異，字孟陽，四歲失怙，十五歲失恃，家事駸駸乎落莫矣。處士遂不能讀書，改業於藝，以爲衣食食計。鄰有說之者：『貨貴富室，爲賈射利，不愈於藝而可恥乎？』處士正色拒之，曰：『求也藝，志道依仁，必以游藝終之。聖如夫子，亦云「不試故藝」，藝可少哉？』其後家因漸裕，而儉約則如落莫時。見鄉人有以財自雄，以樓第裘馬相高者，每述古詩，參以己意刺之。母存日，事之竭力，近遊不崇朝，遠遊不出境。簡直之性，似與世寡交；和易之懷，則與物無忤。暇則歌詠棋酒自娛，日常好觀史書，古今廢興，歷歷可指諸掌。晚年習靜，閉門却掃，厭親人事。縣大夫以其齒德俱優，聲實兼茂，與令格相合，欲請以爲鄉飲上賓。處士過謙，自以爲『吾雖未嘗有惡，亦未嘗有善，豈敢濫叨朝家大典』，竟辭之。里有鬪爭者，得一言以爲平，不願聞諸官，人皆以張正公目之。先娶曾、丁二氏，繼則今劉氏，性嚴明，持家有法，御衆有恩，敬以事夫，勤以教子。所以夫無內顧，子有賢名，而孫因以早成。居常自恨不及養其舅姑，宅心處事，有偉丈夫之所難能者。婦德雖含章不耀，然稱之者無間疎戚。古來人家之興，豈獨其君子賢哉？而婦德有助焉。以爲可偏舉獨成者，不知齊家者也。

處士生於天順甲申，卒於嘉靖戊戌，享年七十有五。劉氏生於成化庚子，卒於嘉靖癸丑，享年同處士。女一，曾出，適何復宗。子一，名文錦，幼負奇質，見爲邑庠名士，可取上第，躋高位，娶沈氏，妾賈氏、胡氏。子二，長宗胤，娶謝氏；次佳胤，娶向氏，舉庚戌進士，尹滑，徵山人之文者也。孫女一，側室賈出。曾孫男三，叔琦、叔呈、叔璘。曾孫女一，尚幼。葬於城南飛鳳山之陽。龍劍復合，玉

樹雙瘞，此其表表可概生前而名身後者，鏡石千百年勿與毀。

【箋】

作於嘉靖三十三年。此爲受墓主之孫、滑縣知縣張佳胤之託而撰文。劉嵩陽，名繪，見《閒居集》之三《與嵩陽劉太守簡劄往復未嘗及罷官事因和其詩偶而及此》箋。

先大父處士墓表

嗚呼！是表也，蓋承父志而述祖德云。大父諱聰，字文慧，爲增廣生。苦學工篆，將棄而之田，有止之者，輒笑曰：「登鼎甲而躋臚仕，吾非惡此而逃之，命不可強，無如躬耕養親，以甘吾志分。」家富不以名，止以樂施稱者數百年，至大父，施而兼及緇流，不御酒肉終其身，有勸之者，輒又笑曰：「非惑其教，聊之結善緣而薄滋味耳！」識者知其爲養生家也。居憂三年，戚容有如初喪。兄弟四人，大父行四，處三兄，白首無間言，行則撰杖履，病則侍湯藥。長兄深信陰陽禁忌，嘗市穀數百石，買主集小車五十輛，來自四十里外，乃取年書觀之，值甲不開倉，來者請之愈急，長兄執之愈堅，遲一日，則包償一日雇覓錢，天且蒸濕欲雨，大父見其兩難，從而借與之，曰：「陰陽果驗，寧索吾家，勿以貽兄憂。」好修不止一事，此其表表者也。開先生雖晚，幸而猶及見之。偉軀幹，美丰儀，聞之鄉人，少年有氣力，能舉重數百斤。接之敦朴不文，然百工技藝，無不精徹。以正德六年三月十四日卒，壽年七十九，十一月十二日，葬於村南祖阡。配高氏，善理家，善事舅姑，造飲食精美，出以款客，客雖飽，亦無不加食者。以嘉靖四年六月初八日卒，年八十九，十二月十三日，啓祖墓合焉。父嘗謂不肖曰：「不知祖父行事，或知而不傳，豈得爲孝子順孫？」此表不敢假手人，文之拙陋，有所不計云。

李氏原隴西人，諱演者，避金兵，携貲走長城嶺，世號長城李。亂定，卜居北至綠原村。近村有蔡、范二姓。蔡，菜也；范，飯也。有口實可長子孫，取義定居，遂落籍章丘。五傳而生進，以驍勇爲元都統，有保障功，支屬有爲承仕郎沙縣尹者，有爲江西行省文學者，又有濱州知州驍騎尉迨封章丘縣子者。八傳而生士秀，士秀生子瞻，子瞻娶王氏，是生大父。大父生吾父，諱淳，舉人，歿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，兩娶俱王氏。次諱溫，娶王氏。女三，孫男三，開先、繼先、承先，孫女七，重孫男五，重孫女三，玄孫女一。

庠生弭子方填諱

【箋】

先大父，開先祖父李聰。卒於正德六年（一五一一）春，此則係開先返鄉後爲補寫的碑文。弭子方，章丘人，開先連襟。

敕贈安人項母周氏墓表

客有携《項氏家乘》過中麓子山房者，中麓子讀之，至《慕萱錄》，見詩文爛然盈帙，皆爲項母周安人作者也。因廢書浩嘆：婦持陰教，言不出閫，非如男子有四方之事，不有賢嗣肖德，文士闡微，則閨範無聞，後之傳女史者，何所藉而列之國史乎？濟南太守公以書禮相加，委中麓子表其母之墓，因返其禮而發其書，即《慕萱錄》所嘗讀而知之者也。中麓子以虛聲蒙忌，何幸獨爲太守公所取，又何幸得託名於諸文士後？昔王、庾必得孫綽之碑而後刊，季友不得韓愈之記以爲恥，然豈敢當是哉！於是述而論之曰：昔歐陽文忠公葬母，廬陵士夫以文祭者，無慮千數，其所取者，則在於孟軻氏母教其子爲大

賢，有子如軻，可以無恨。然孟母之教，必待三遷，今項氏居傍學宮，安人所以訓其子者，每借學爲喻，而以孟子爲期。太守以名進士歷能司寇，而知省下繁難首郡，才敏而事不煩，規定而民不擾。章爲屬邑，近而得之最真，即初政可卜有終，據爲牧足知大受。其弟則勵志持行，可不愧世胄而能拓家聲。安人原以世宦女而歸世宦家，性本溫淑，因姆訓而爲賢婦，宜易爲功。幼嘗受女誡，即口之不置，如素所誦讀；嘗學女工，即手之不釋，如素所習聞。父蓮塘公喜之，嘗曰：『吾女若爲丈夫，不在其兩弟璋、瓌之下。』及笄而字也，即孝養其姑，敬事其夫。姑性嚴而鮮有能當其意者，安人則小心承順，怒則多方解諭，必待其霽，乃敢退而事食食，餘三十年如一日。項以清白傳世，家貲素薄，安人攻苦茹淡，拮据勤動，以佐朝夕之急。至脫簪珥以爲其舅應貢路費錢，曾無愠色撓容。待客豐儉適宜，祀物精潔克稱，所以三峰公不累心於井臼，而得大肆力於簡編。又勤有善辭，情有戒語，其學成而名遠，宦就而教長，安人內助之力居多。至其家漸振，而勤約與初嫁時亦如一日，蓋其天性則然耳。安人周姓，玉其諱。三峰公名秀，夫妻俱浙之奉化人。子三，長守禮，即太守公，娶沈氏；次守義，早卒；季守廉。謹次其事之大凡，表而出之，以勒石樹諸黃泥壠之隧道。若夫世系生卒月日，各有狀傳誌銘，此則不容詳致云。

【箋】

此表係爲濟南知府項守禮之母所寫碑文。守禮，浙江奉化人。嘉靖二十三年（一五四四）進士，歷仕濟南知府、山西副使等。

封文林郎監察御史雙溪楊公暨配太孺人時氏墓表

友人楊道四兄弟，衰杖而過予廬，涕泣交頤，踞且請曰：「不肖輩父母相繼亡矣！求所以不亡吾父母者……」予曰：「欲下索鄙文耶？有謝少溪所撰誌銘，足可不朽，更奚爲者？」四兄弟復羅拜咽聲曰：「揚親不止一物，墓表尚未有所屬也。」予感其懇怛哀痛，再拜而受之曰：「微事不書者，春秋之筆也；內言不出者，古禮之訓也。國制：官非三品不立傳，又不置女史。乃據事狀，與素所見聞，爲之表而樹諸羨道，以俟行者見之，知者式之，傳國史者采而列之。其辭曰：

楊氏世章丘人，城居則東關廂，村居則漁張莊，村城無大小識不識，咸稱東楊。族睦而茂，揭然出他姓上矣。雙溪諱盈，字守謙，居近雙溪，因以爲號。生而警敏不常，恢廓有度，貌恂言侃，性直履方，不爲高岸斬幅之行，不遊競聲鬪博之場。文筆日順，雅譽蔚興，父及伯父大奇之，以爲有子如此，必得佳婦，乃禱於神而吉時氏，即太孺人也，他姓則不許，後亦各不永，遂通媒於時。以今觀之，神真前知哉！太孺人沉慧柔婉，目無流視，口無疾呼，身無惰容。父朗，母韓，亦稱奇之：「有貴徵福相，他日必不落常人家。」故一聞楊聘，許不遲疑，同村比鄰，知其門高而子才云。伯父貢入太學，公即從學於太學，聞有十三四童子中鄉舉者，即訪而會之，一閩中戴如見，一汝陽何仲默。公乃太息曰：「吾與之年相若，尚未身被藍褐，可愧也！」遂奮勵讀書倍前工。伯父分教定襄，又從之定襄，歸而訾大尹縣試，陳提學臺試，皆賞其文。入學未久，正德丁卯舉於鄉，如戴、何二子，年纔二十餘，是亦成名之早者。

戊辰會試，中乙榜，不就。辛未，落榜，乞恩，遵嚴命，授學職，以圖迎養。選得隴州路，去東方

雖遠，然得迎養二親如原志。隴稱材窟，以教無良師，士多曠業，公書熟而善講解，蓋得之伯父名環者深耳。石厓林都御史嘗謂予：『如楊老之善說書，雖大江以南，不過如是。』林父以參政官東藩，又從其外祖翁黃體度教諭來章，因與公爲同窗友，而同受業於其伯父，學有本源，移以教隴，隴士得其指授者，大有德而小有造，科第後先相望。癸酉，以考官聘往三晉，所得名士爲多，有欲私中其館賓者，府守薦之監試，監試薦之監臨，公乃力爭，以爲文劣不堪登選。監臨初不之聽，既乃苦爭忿爭，及開卷，始知爲人所蔽，棄其卷而稱公不絕口矣。將會試，知巡鹽至待之下學講書，以諸生不甚當意，命公不展書代講，有開闔，有斷落，聲宏理益，聳動聽聞。因問：『何以不售甲科？』應以『親老就祿，不能久戰春場，今且復試，因候按臨及期，猶未發行。』巡鹽乃大喜曰：『此去必爲名進士。』多出罰金，爲道路費。及試，又不第。何久爲中舍，戴以探花及第。巡鹽適又在隴，公歸往謁，嘆曰：『不惟有愧戴，何之成就，且有愧巡鹽之期待矣！』

庚辰，陞潞城知縣。潞乃山西嚴邑，臨境之盜穴賊巢也。公一下車，即諭以禮義，恐以禍害，辟荒萊，懲奸宄，重黷校，福善良，恤孤寡，廣偵候，治甲繕戈，增城浚隄，通賦數年漸完，疑獄一見立剖，教行政治，盜賊悉化爲平民。又隨丁產以定賦役，里書人戶，羣聚堂下，每陞降一戶，與衆商之，俟其心服語塞，乃更審一戶。往時善唆撥，起滅縣官是非，告擾上官改審，經五六月猶譁，易三四委不定者，至是風掃雲散，朗然日麗中天矣。旁州鄰縣，告乞復審得平者，不下十餘處。歲將除，忽失藏金數多，州守問其吏曰：『縣亡金者何？』吏答以『縣官家人爲之』。公乃誓於城隍之神：『吾治明若治幽，倘過期不獲盜，祿食者既當住俸，血食者亦當罷祀矣。』有申明者，其家誤以金外封識字紙擲出，邏者得之，收其婦人，款訊薄責，盡獲原金，其人即守藏者，乘歲殘人懈，因而攘之，州吏即其弟也。

公初聞污言，略不爲動，亦不爲辯，至是不惟罪不及，而刑亦不加。原許以革役則已，不欲快小忿即失大信也。嘗尹以貧，至任所求濟，乃傾俸貲與之，且貽書同年之在鄰近者從厚，其敦舊不忘，人鮮及之者。國有恩赦，頒讀甫畢，即釋放罪犯一空。他如高平等邑，監倉有累足駢肩，不能坐卧者，府守言之撫按，檄公審釋，倒懸即時立解，歡聲雷動。村有兩家夜鬪者，鬪訖，一閉門不出，一罵於門前，當夜罵者死，問以鬪毆殺人律絞，成獄久矣。後屬公復審，疑問應抵命者曰：「汝鬪時果重傷乎？」其人泣訴曰：「當時殊覺不重，不知夜來何以即死？」公復問：「與本村有相讐者否？」應以：「與某有深讐。」又問：「某與死者讐否？」「亦是深讐。」公笑曰：「是矣！是矣！此一舉而兩得者也。」遣隸勾攝其人，又一隸匿於旁舍，探聽消息。見隸即入而惶悸謂其妻曰：「前問官一字不相及，今若此，無乃事有敗露耶？」一隸先回報，一隸後繫至。公乃大斥曰：「爾殺人報讐，而又嫁罪於讐者，急吐實，免刑。」初不伏，研究竟白其事，闔邑驚服以爲神。嗣後事無巨細，不敢隱情，雖家設一令，不若是其明信也。每以廉謹自好，遇事敢爲，不以細如毫毛或苟，不以重如山岳畏難。將迎不煩不簡，聘遺隨寡隨多，期於中道而不失禮，聲名無足而馳，德惠衆口交贊。至於却郭氏暮夜之金，則又爲張巡按所稱許。宜其兩任七薦而二十餘獎也。州同莊姓者，忍人也，怒公不聽而稱屬，親率悍卒，圍而欲擒之，潞民群聚而逐去之；後被執，潞民又群聚而隨護之，公不少屈，而莊亦不能加辱，隨者連名投狀，訴於上官，莊竟得罪死。狀頭苗海曾占地逋賦，毆打公差人，公繩以法，而賦即輸，子婦縊死，婦家乘時誣之。公固嫉惡，而不輕入人罪，廉得其情，出之，苗改行爲善，感恩圖報，甚得其力。復有王僉事內眷過潞，甚恨不似他縣餽送，乃百計攬摭短長，無可中者，妄謂青陽山寇陳遷與公有私，縱惡長奸。急命公捕致，幸即得之，窮治無狀，坐以受贓戍邊，又殺陳以滅其口。兩院知其冤，駁付藩參王端溪問報，王乃

手其卷而頓足曰：『一省似此良吏能幾人，而可重罪之耶？』擬復職事事。市井有善把持人陰私者，甘筆格如飲食，每幸巡按訪拿與名，因而許騙得財，一聞公事平結，喜躍而落其帽，刁民猶如此，善人可知矣。尋以郭氏母喪東歸，潞民號泣攀留者數千人，聲聞數十里，王僉猶啣之不已，捏作枉法數事，託相知達之吏部，丙戌考察，罷其官。

公自以黽勉職業，精白操持，考滿冀得褒封二親，乃爲人所擠陷，同鄉豈能盡知其屈乎？居常抑鬱不平，加以子女婚嫁，費用衆多，出辦爲難，借貸不免，初意身不赴賓讌，足不躡公庭，事勢終不能已，惟深藏簡出，一了人事斯已矣。父諱璞，蒙恩詔爲壽官。子選舉於鄉，公乃自慶曰：『夙心稍慰矣！』父歿，公已高年，猶悲愴不自持，數月哭不輟聲，三年食不甘味，葬祭如禮；前此喪母亦然，蓋天性至孝，不但處常能志承色養而已。選舉進士，除行人，授御史，有風采，滿三年上考，封公爲文林郎，監察御史，封時爲太孺人。迎至京邸，同受豸冠繡服，翟翹霞帔，兩相輝映，恨不令其父母見之，劇望日後亦以此勲之。林下與予七八人，結詩文社，不專杯酒歡。公延客，客必醉，出赴飲，飲必醉。歸老不倦勤，禮度如少壯時。修於其身，孝於其親，施於其民，信於其鄉之人，傳於其子與孫。公得始終爲完人者，不專性生學力，亦由太孺人有以力佐而默助之耳。公樂施，太孺人則不惜財；公好客，太孺人則善造酒。至於劔刺饗殮，收藏澣濯，井井有條，不獨造酒一事賢於人。歸年方十九，即能理家政，每以紡緝，夜伴誦讀。愛書冊，把玩不忍釋手，間或質問於公，久之，雖不能舉其全文，然却得其大旨。事舅姑，能先意迎承，不時候問。舅姑歿，潔祭品如生遇饑而餽之食，製冥服如生遇寒而授之衣也。鄰人王姓者，以負租，將携兩女乘夜遁逃，太孺人知之，即呼王婦語之曰：『女長，已許人，而可携遊外方乎？』勸其各送夫家，仍脫簪解衣以助之。旅寓京師日，主婦逆其姑，姑將訟於官，太孺人教

以婦道，懼以官刑，婦乃悔過而爲孝婦，姑乃回嗔而爲慈姑。公性嚴，而太孺人濟以寬，如五味之有甘辛，而和羹方成其美。教子孫以祛客氣，篤人倫，遵庭訓，守官箴，明農務，勤士業。不以長而貸斥呵，不以貴而忘警戒，又不以世俗之艷利虛榮厚望其後，而薄待其身，蓋有得於書旨者多矣。門庭寂靜，盡日不聞笑語聲。嘉靖戊午夏月，太孺人脾虛瘧痢，藥之已愈。至初秋，公以乾霍亂告終，太孺人痛而激起原疾，至中秋，亦不起。兩賢不兩月俱逝，行道猶嗟，況其子孫者哉！予文愧不能副其意而瀉其哀，然壽享七十六與七十三，白首無間言，幼同井，長同室，官同往，歸同間，封同，壽同，沒同，葬同，無往而不雙，取號雙溪，不惟因其有，其亦讖歟！出則治所立生祠，待尸祝，數十年後，猶問候不絕，或遺之數百金者，歿則鄉人沸聲其德，而重歆其福。長子雖早逝，餘皆有冠服。選由副使超拜都御史，巡撫雲中，却虜安邊，疊蒙聖明獎賚。偉略方布，而守制回矣。子女各五，四孫十孫女。宇內夫婦，如公與太孺人者，可易得與多得哉？其世系遷徙，生葬月日，男女婚嫁，詳具坎中，此其大凡，宜載之墓上者。

【箋】

作於嘉靖三十七年（一五五六）秋。楊雙溪，名盈，字守謙。章丘人。其子楊選與開先交善，見《閒居集》之三《簡楊東江都御史》箋。

聽選官高君墓表

鄉老有爲通變之言者，邑有富室，邑人賴焉。有駁之者，以爲聚衆有而後富，富者，衆之怨也，尚何賴之有？殊不知貧人衣食差賦，人情往來，一時有急，輒向富室取借，日後從容償還，甚爲活便。自

有司不追私債，雖借者因而慳吝弗與，人咸閉戶，不復以帳目交易矣。况富者日累，而未累者又不及舊耶？吾章自劉門之衰，而高門不放利息，十人九阻，急難措手，非一日矣。高門以君爲同行第一人，又以君父爲前行，亦第一人，蓋以其量闊心實，有益於衆，終以本大利長，有益於己耳。高君名智，字承慧，父淮，祖謙，曾祖伯岡，始祖欽，由冀州移家於章。君以成化己亥三月十七日生，嘉靖己酉八月初九日卒，壽七十一，辛亥十一月十二日葬於女郎山之陽。自幼養於母家，至有知識而後歸高，及長，所以報舅氏父子者，自是不後。生有二子，俱初娶袁氏出。繼娶孫氏。子長進，鴻臚寺署丞；次運，大同府通判。孫男五，孫女三。君形體敦厚，性行寬仁，不必相士，大凡見者，即知其爲富而有德者也。曾爲藩司承差，辦事吏部，能伏事大冢宰得其心，將選，以家無次子告歸，而以冠帶終其身。事父母以孝，人皆能之，至於孝其繼母，則爲人之所甚難。處父妾不以其無出輕視之，而禮敬惟次於母耳。母牛平，少年而能盡哀；繼母宋卒，長年而能持禮。父卒，遵其遺言，自食飲衣服外，三妹各與之百金。有欠債者，歲終雖原本亦無之，究其所以，貧不能敷，遂餽之酒肉諸物，以爲迎歲之用，新正即收爲買，後遂兩得其力。費厚其出，利薄其入，畢竟虧折者則焚其券，而濟同姓、濟異姓，各有差等，視其門下丐賈及江南北爲商者如其親友，未嘗恃財而輕有所簡傲。自奉儉約，而待客則甚豐美，固亦不過數味，盪盜皆巨者，肉則堆盤，飯則滿盃，今俗以碟易盤，而盜又甚小，品數瑣碎，殊失古樸之風。自君棄世十餘年，貧者以公私逼迫，多有甘比限之刑，而爲異鄉之逃者矣。通變者之言，吾深有取乎爾。

【箋】

作於嘉靖二十八年（一五四九）。高智，章丘人，其二子高進、高運均與開先有交。

行狀

西皋舉人張君行狀

西皋爲吾章名村，在城東南三里許，繡江橋、藤花溝距其北，近前而左者跖山，遠望而右者則長白山也。水流有聲，前後環其居者洧河；榆柳花卉，夾雜其間者，則含輝亭故址也，十友石皆四散，惟一巨者今尚有。地乃元相劉中闇遺居，人咸以劉之事業望張君，而君亦以此自負，取號西皋，雖因村舊名，實以村有前賢云。

張原大姓，在青州多聞人，九世祖名清者，以金末東亂，避兵西走章丘，遂爲章丘縣人。至高祖庭芳，生曾祖宗理，宗理生祖思忠，以太學生任河南都司斷事，官雖末而名則高。斷事生二子，長繼先，次繼美。繼美則君父也，字紹馨，以信孚於友而義重於鄉。日惟務農於皋原，間或爲漁於江干。娶韓氏，亦大姓，邑東北山頭店人也。以成化丁未年癸丑月壬辰日申時，生君於西皋村，以斷事公遠在河南，定省疎曠，又常以一孫爲少，將因是走報二親，遂暫輟農漁，馳至衙齋，未及他語，首稱男再得男矣。問其月日，斷事乃指其母氏愕然曰：「是夕吾夢天神提一小兒置床前曰：『以後爾。』」神乃乘雲去。是孫無亦應是夢歟？已書壁間，字跡宛然尚新。大凡吉夢不可洩言於人，先洩則後不驗矣，此夢不惟人不知，雖汝母亦不以告也。歸而善養之，長而善教之。日後大振吾家，雖未敢預必，然不無厚望也。」蒲圻廖漢，生子道南，祖俊以司訓在四川新都縣，得夢符其日，其亦類是也夫。君生七月，母韓卒，失

乳羸弱，如未曾滿月者，父乃携之覓乳。性好着棋，久而君啼饑，父乃戀棋不忍去，但云：「只一局，則就乳於鄰母。」既而云：「再一局。」至再又至三矣，棋興愈勃，棋友乃推之門外，恐其復回，杜其門。衆意以君形太小，或不能長養。祖母居汴，日夜慮其孫，思歸，斷事公亦以倦遊，決爲歸計。君以鞠於祖母得所，又揀取乳佳而盛幼婦哺之，踰年，口雖能言，而足不能步。五六歲時，斷事謁縣大夫，衣冠而迴，指其帶謂君曰：「此何物也？」君答曰：「乃銀帶，不足貴，我日後必腰金。」斷事公喜極，抱置膝上，偶便溺污其衣，斷事笑云：「豈有金帶而污人衣者耶？」不惟一家奇之，凡得於傳聞，亦無不奇之者矣。偶一日，斷事見其循牆學步，戲之曰：「汝能步履飛騰，此其基矣！」時已七歲，何其遲也。再踰年，骨力輕健，能升高涉險。家有積薪，皆劈巨木備爨者，高如簷，多如屋，君乘涼其上，木虛而塌，君壓於其下，舉家驚叫，以爲不生矣，急去薪木，君乃端坐其中如棚櫳，殊無損傷。識者謂貴人自有陰庇默助，非人力得與也。祖父母相繼去世，君年雖幼，擗踴之狀，見者不忍觀，號哭之聲，聽者不忍聞。弘治丙辰，甫十歲，而苦志嚮學，遂受業於塾師華韶及張滋，名其爲應祿者師，字之以學卿者友也。至十四歲，歲次庚申，小試中選，入爲邑庠生。筆雖稚而文尚淺，然氣已豪而志則逸矣。乙丑冬，娶東城外李氏，名藹者，則其妻父也。父賢而女亦賢，不但孝慈柔順，而勤儉中節，勤非徒勞，儉非過吝，事不內顧，學得外成。屢試屢首諸生，尤爲陳學憲所取。傳示其卷於東方，傳者共八人，六中魁元，君與丁忠，名雖前列，稍次於六人者，時則正德癸酉，年二十七。吾邑舉者五人，其次舅韓璨亦與焉。長舅名珍者，一時雖未中，爲廩生有盛名，世徒知難兄難弟，豈復知有難舅難甥者哉！會試每一次不第，則移一讀書處，共六次而讀處亦有六，如杓峪、上方井、醴泉寺，及西皋精舍等是已。恐人事紛擾，常以甃石塞其門，客至則援梯出應，客去仍潛其中，有時撤其塞，旋即復之。時予寓居城北女

郎山，夜須歸而守，家人士笑談，以爲吾鄉有二讀書者，一則攀垣而上，破扇而出，一則凌晨而往，薄暮而還。予事出不得已，君跡太奇，或者過疑以爲沽名耳。

繼陳爲學憲者江都趙公，以鄒平劉秀才叔侄書義，迺出衆作，疑非此間傳授，劉應以得自鄰邑張鄉舉，已而丙子，叔侄同舉於鄉。己卯五月，父卒，八月，繼母梁氏卒，相繼如其祖父母，哀痛幾不可起。嘗謂所知曰：「有父不得事其壽，有子又未得見其成，吾生何益哉？」所知勸之曰：「若不克襄事，又不能顯揚於他日，子死何益哉？」君乃稍節其哀，一遵乎禮，舉二喪，並啓韓樞合葬祖塋。塋在江之左，君葬地在塋之右，相傳以爲美地，惜乎近江耳。嘉靖庚寅，辛卯間，撫臺邵公延教其子，君堅辭不可已，爲避嫌，寧舍近而之遠，不往省下，乃枉就安州。邵公待以密友，而子憚其嚴師，極爲尊信，言無不聽，然未嘗干以私，有求之者，每峻拒之。世有相知未深，屢以瑣事唐突者，況許之而竟未一言及之，可謂出於常態之外，而當求諸古人之中矣。里有高道者，子婦已笄，以家貧，過期而不能娶，君爲之備財禮畢其姻。庠友徐祺，父從軍而歿，君助以餼糧及道里費，歸其喪，得免暴露他鄉。嘗侍食父側，言及妹丈王鶚，度日艱苦，父意不懌，君遂割腴田數畝與之。兄弟三人，居其次，兄應昌，先君卒，弟應兆，後君卒。存日嘗戒其子曰：「汝伯，吾視之如亞父，其推此意善事之。汝叔雖癡，無他腸，皆由汝祖愛季致然，其勿與競，但有所傷，是即得罪先世矣！」壬辰三月，喪其配，嗟嘆之聲不絕，哀戚之容不展。從親友相勸，始娶於劉氏。甲午秋染疾，就醫於歷下良醫毛翔，毛診脈畢，呼從者令其急昇歸，未出齊川門，昏眩者數次。至七里鋪，氣息淹淹將絕，入門已僵，不及屬纊矣。年止四十八，時則八月十一日申時，與其生時同。嘗夢中得詩，有「百歲同逆旅，一儀自黃昏」之句，疑其不祥，至是果驗。生有夢而死亦有夢，豈非生有數而死亦有數歟？

君趨向最高，議論更豪，能起發後學，而不辯謗言，應事似涉乖方，然却多是處；接人似有機關，然却多真處。蓋亦隨事通變，因人異施，居今時勢，不得不如此耳。既膺鄉薦，同舍者皆避去，李脈泉獨留，爲之答賀客，理業務，殊無愧色；及脈泉舉會試，君亦留而爲之事事，亦不以爲愧。嘗聞朝邑韓紹宗第進士，其窗友劉偉落第，爲之服役無難意，客至或值僕出，則又爲之捧茶盃。衆鄉舉士咸笑之曰：「不能第進士，乃爲人獻茶。」劉聞之，反嘲之曰：「汝輩既不能第進士，又不能爲人獻茶。」劉後故，而復遊山西，人以爲得仙云。君在都下，恨未中選，酒後燈前，嘗謂予曰：「平生百事不少，只少一進士。」予爲解之曰：「若無才識文學，乃多一舉人，何止少一進士。古謂「三十老明經，五十少進士」，君年纔四十餘，何自限太甚耶？」君作時文最古，古文則時。筆路似生而終熟，文勢似粗而實細。後乃更之，時文甚合格，而古文堪入選，並有詩奇崛陡頓，可沛然傳世，真乃博大之才，豪邁之氣。古書多所涉獵，俗套不可拘羈。身修長而貌清雅，宜其獲大用而享遐齡，當時齊名者六人，已烜赫仕途。丁雖未舉進士，亦以知縣稍得行其志。君獨以儒冠終其身，年又未登五十，天胡豐於此而嗇於彼耶？性嗜酒，醉後袒呼跣走，灌客如己乃已。客有知之者，往往乘其未醉先逃。其卒也坐酒致疾，其生也賴酒忘世，其下第人咸比之劉蕢，其善飲人又比之劉伶，二賢可世有哉？

予群諸生日，君與脈泉獨能識之，從而禮敬之，又薦之繡江劉太守，禮敬有加。及予舉進士，有虛名，君再不言及前事，惟云：「此時花已似錦，但出門即看花人矣。」感君相知於未遇，報君舊愛而無由，惜其誌傳甚略，特爲之補一行狀。文欲工而力不能，心無窮而才有限。嘗以他事過其村，見其墓有宿草，雖不可灑淚，而亭挺舊樹，則不免傷心。其第三子名汝楠者，所常往來，而長子棐、次子桌，時一見之。問其孫及孫女，則孫男四人：曰居仁，棐娶劉氏出；曰好仁，曰體仁，桌娶謝氏出；曰近仁，